

Anton Chekhov

# 牵小狗的女人

〔俄罗斯〕契诃夫 著 童道明 译

翻译大家 契诃夫研究专家童道明 权威译作

如此的光明，如此的柔情。

——索尔仁尼琴

译林  
集团公司  
文艺出版社

Anton Chekhov

# 牵小狗的女人

[俄罗斯]契诃夫 著 童道明 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牵小狗的女人 / (俄罗斯) 契诃夫著 ; 童道明译. —  
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6.9  
ISBN 978-7-5302-1556-2

I. ①牵… II. ①契… ②童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4078 号

牵小狗的女人

QIAN XIAOGOU DE NUREN

[俄罗斯] 契诃夫 著 童道明 译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 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 
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7.5  
字 数 133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556-2  
定 价 28.00 元  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 序

童道明

## 1

契诃夫是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，那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学生，作品以幽默小品居多，都用笔名发表，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·契洪特，因此也有学者把契诃夫创作的第一个时期称作“契洪特时期”。

这个时期也有公认的几篇传世佳作，如《一个官员的死亡》（1883）、《胖子和瘦子》（1883）。这两个尽管篇幅不长但人物形象刻画得极为鲜明的作品，也凸显了青年契诃夫一项道德诉求——“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”（1879年4月6日致弟弟米沙信）

“一个小官”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，一个“瘦子”在一个“胖子”面前的谄媚，都是“在人群中”丢掉了“自己的尊严”。

契诃夫怀着悲悯之情，摹写了两个小人物在所谓的大人物面前丧失“自己的尊严”的过程，让人悯笑，也让人思索。

## 2

契诃夫小说创作的新阶段是哪一个作品作为标志的？学界大致有两个选择。

一种观点是把《猎人》（1885）视为新阶段的开端。

这篇小说，一反先前的幽默小品笔法，开始有了气韵生动的抒情。《猎人》的开头是一段情景交融的文字：

“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，空中没有一点云彩……被太阳晒枯了的青草，神情愁苦、绝望……森林默默地挺立着，纹丝不动，好像是用树梢往某处眺望着，或是在期待着什么。”

文学前辈格利戈罗维奇（1822—1899）读过《猎人》后，于1886年3月25日给契诃夫写信，对契诃夫的才华表示激赏，这是俄国文坛前辈对契诃夫的头一次眷顾和“发现”。

另一种观点是把《苦恼》（1886）视为契诃夫创作的转折点。《苦恼》一出现，人们发现：先前编写幽默故事的契洪特，变成了咀嚼人类苦恼的契诃夫。

《苦恼》的题词来自《圣经》：“我向谁去诉说我的痛苦？”小说主人公马车夫姚纳的儿子刚死去不久，他要把心中的丧子之痛向人倾诉，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他心中的苦恼，于是，姚

纳最后不得不把他的全部痛苦诉说给那匹他饲养的小母马听。小说的结尾，竟是这样一句：

“小母马嚼着草，倾听着，朝自己主人的手上喷着热气……姚纳讲得出了神，把所有要说的话，统统讲给了它听。”

“人与人的隔膜”，后来成了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。契诃夫是这一文学主题的开启者。

### 3

契诃夫生于1860年，俄罗斯的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开始了。比契诃夫小三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传《我的艺术生活》中这样开篇：“我于1863年出生于莫斯科，那正是两个时代交接的时期……我亲眼看到在俄罗斯出现了铁路……”

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从修铁路开始的。小说《灯火》（1888）的主人公阿纳尼耶夫就是个修铁路的工程师，而第一人称的“我”正“身处于一条刚刚开工修建的铁路上”，那一片满地狼藉的工地，“被黑暗染成一种最单调的颜色，给这片大地平添了一种奇怪的、野蛮的景象……”

修铁路就需要枕木，就需要砍树。俄罗斯森林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了空前的劫难，随之而来的，是河流枯竭、鸟兽绝迹。而契诃夫最早通过文学作品发出了生态危机的警告。从这个意义而言，《牧笛》（1887）也是一篇标志性的作品。

《牧笛》写一个田庄管家和一个会吹牧笛的老牧人在树林里的相遇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——树木少了，河水小了，鸟兽不见了。小说最后以悲凉的牧笛声终结：

“当牧笛的最高音颤抖地在天空中飘过，宛如一个哭泣着的人的悲鸣，他（即田庄管家）感到无比的痛苦，也为大自然的无序感到委屈。”

#### 4

伴随着自然界的生态危机的，还有人的精神危机。契诃夫发现了一个当时还很少有人说清楚的道理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因为贫穷而痛苦，但也有人因为拥有财富而痛苦。小说《出诊》（1898）就写了一个人因为拥有财富而痛苦的故事。

医生柯罗廖夫去到一个拥有五座厂房的工厂主家“出诊”，工厂主的千金小姐丽扎得了个怪病，任凭吃什么药都不见效。医生在这个工厂里盘桓了几天后终于明白，“她应该尽快摆脱这五座厂房和她可能继承的百万家产，应该摆脱那个每晚都监视着她的魔鬼……”

在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方面，《醋栗》（1898）也是个代表作。它写了一个因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的庸人。这位名叫尼古拉·伊凡内奇的庸人，把一生的追求定位在能吃到自己庄园生长出来的醋栗。最后他如愿以偿了：“尼古拉·伊

凡内奇笑了，他默默地瞧了醋栗一分钟，含着眼泪——由于激动，他一时说不出话来，然后他把一粒醋栗放进口中……高兴地说：“多么好吃！”

## 5

1890年，契诃夫作了一次艰辛的远行——到流放犯人聚居地萨哈林岛逗留考察了三个月零两天。带着从人间地狱归来的印象，他写作了《第六病室》（1892）。这个收治精神病人的“第六病室”，就是一个从精神到肉体奴役着良善的社会精英的“人间地狱”。

《第六病室》也许是契诃夫写作的调子最为灰暗的小说，这是因为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，为自己的黑暗害怕。少年列宁读完《第六病室》之后，甚至感觉到自己似乎也置身到了这个“第六病室。”

从地狱般的萨哈林岛归来之后，契诃夫更加感受到自由的可贵。

《套中人》（1898）也许是契诃夫的一个最有知名度的小说。那个“即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门，也穿上套鞋，带上两伞”的别里科夫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“套子”是个象征，象征着一切束缚着人的陈规陋习，这个“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装在套子里”的“套中人”，实际上也是一个最最不自由的人。



万幸，别里科夫后来死了，“套中人”的死亡，伴随着小说收尾时唱出的自由之歌：“啊嘿，自由，自由！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，甚至是对自由的微小希望，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，难道不是这样？”

## 6

契诃夫一般不给自己的作品作评价，但蒲宁的回忆录里却记录了一段契诃夫表示偏爱《大学生》（1894）的自白：“我算什么‘忧郁的人’……我算什么‘悲观主义者’？要知道在我自己的作品中，我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就是《大学生》。”

大学生伊凡归家途中，走进了一个有母女两个村姑经营的菜园子。在烧得正旺的篝火旁，伊凡给她俩讲了耶稣受难的故事。母女二人听了之后都受到了感动，流出了眼泪，大学生因此受到了鼓舞，因为他由此想到“过去与现在是由一连串连绵不断、由此及彼的事件联系起来的”，想到那一千九百年前曾“指引过人类生活的真与美，直到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指引着人类生活”。

这是契诃夫的乐观主义。

## 7

契诃夫早期小说的知名主人公都是男性，从1885年起，他便

越发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，而且还发表了应该如何描写女人的心得体会：“应该这样描写女人，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，解掉了领带在写作。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。请把自由交给自己！”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用“如此的光明，如此的柔情”来形容契诃夫的形象特征。难怪契诃夫能写出像纳金卡（《玩笑》，1886）、阿纽塔（《阿纽塔》，1886）、米修司（《带阁楼的房子》，1896）等心灵如此美好的少女。还有那个让人爱怜的索菲娅（《大小瓦洛佳》，1893），还有愿意将“别人的不幸”当成自己的不幸的维罗奇卡（《别人的不幸》，1886），更不要说那个已经向着光明的新生活迎面走去的《未婚妻》（1903）的女主人公了。

随着女性形象的涌现，爱情题材也随之而出现。契诃夫的作品中，少有美满的爱情结局，像独幕剧《求婚》中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，在小说中少见。

契诃夫写得最让人动情的，倒是一些“有情人难成眷属”的故事。如《薇罗奇卡》（1887），《带阁楼的房子》（1896）等。

如果说契诃夫倾全力抒写爱情的小说，那就是《牵小狗的女人》（1899）了。但契诃夫并没有着墨去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之亲。他着力要表现的，是当真正的爱情在人的心中萌生之后，人的精神会发生什么样的升华。

《关于爱情》（1898）也写了一个未获正果的暗恋在心的故事。只是到了男女主人公要分手的时候，才相互表白了爱情。这

时，主人公才“怀着心中的灼痛终于明白：所有那些曾经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，是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不必要，多么的自欺欺人……当你爱着，对于这份爱情，你就得超越所谓的幸福或不幸、罪孽或善行的通俗观念，去作更高层次的思考，或者干脆不作思考”。

## 8

1960年，全世界都在纪念契诃夫诞生一百周年。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写了本名叫《重读契诃夫》的书。爱伦堡从契诃夫的无以伦比的谦虚的秉性说起，认为契诃夫的简洁的文风也和他的谦逊的人格不无关系。

然后又说起契诃夫的无往而不可爱的善良，把“文如其人”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；爱伦堡断言：“如果契诃夫没有他那少有的善良，就写不出后来他写出来的那些作品。”

1960年我初读《重读契诃夫》，并没有十分在意爱伦堡的这句断言，20年后当我重读《重读契诃夫》，才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弥足珍贵。因为的确是这样的：不管我们阅读契诃夫的什么作品，我们都能感觉到在我们谈到的这些文字后，有一个可爱的作者的存在，感觉到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。

目  
录

- 001 美 女  
012 猎 人  
019 玫瑰色的袜子  
025 阿纽塔  
031 玩 笑  
038 在别墅里  
046 别人的不幸  
054 薇罗奇卡  
073 灯 火  
123 大小瓦洛佳  
140 带阁楼的房子  
166 关于爱情  
179 牵小狗的女人  
202 求婚

## 美 女

我记得，还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的时侯，我曾跟着爷爷坐马车从顿河区的大克列普卡村朝罗斯托夫赶路。那是八月的一天，天气炎热，让人疲惫难熬。酷热和干燥的热风扬起的大片尘埃，朝我们迎面扑来，我们的眼睛睁不开了，口干舌燥，既不想看什么，也不想说什么，思维也停顿了。我们的马车夫是个名叫卡尔波的乌克兰人，他也有了睡意，扬鞭策马时，竟把鞭子刮到了我的帽檐上。我没有提出抗议，也没有吱声，只是从半睡状态中惊醒之后，怅怅地望着远方：透过灰尘能否看到一个村庄？我们在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大村子巴赫契沙拉停了下来，在爷爷的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朋友家喂马。我从没有见过比这个亚美尼亚人更丑的面孔。请你们想象一下他的尊容：一个剃光了头的小脑袋，长着两道耷拉下来的浓眉，一个鹰钩鼻，苍白的胡须长得很长，

大嘴巴里叼着一个樱桃木制成的烟斗。这个小脑袋笨拙地安置在一个干瘪的、佝偻的躯体上，服装也古怪：上身是件很短的红色上衣，下身是条肥大的鲜蓝色的裤子，迈着八字步走道，脚上趿着一双拖鞋。说话的时候嘴里还叼着烟斗，摆出一副纯粹的亚美尼亚人的派头：鼓起眼珠子，不露笑容，尽可能地淡待客人。

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子里没有风，也没有灰尘，却像在草原上、大路上一样的烦闷和无聊。我记得，满身都是灰尘，热得喘不过气来的我，坐到了墙角的一个绿颜色的木箱子上。没有上过漆的木板墙、家具和上过漆的地板都散发着被太阳烘烤的干木料的气味。眼睛不管往哪里瞧，到处都是苍蝇，苍蝇……爷爷和亚美尼亚人低声谈论着放牧、牧草和燕麦……我知道，茶炊要等一个小时后才能备好，而爷爷喝茶至少花去一个小时，然后睡上两三个小时，这么说我得等上六个来小时，然后又是酷热、灰尘和一路颠簸。我倾听着两个老头的低声谈话，开始觉得，这个亚美尼亚人，这个食品柜，这个被阳光照射的窗户，我好久好久以前就看见过，而且要一直把它们看到遥远的将来，于是一种对于草原，对于太阳，对于苍蝇的怨恨的心绪，袭上了心头……

一个戴头巾的乌克兰女人端来了装有茶具的托盘，然后端来了茶炊。亚美尼亚人不慌不忙地走进外屋，喊道：

“玛莎！来倒茶！你在哪儿？玛莎！”

随即听到了快捷的脚步声，一个十六岁光景的少女走进屋来，

她穿一条简朴的布长裙，戴着白色的头巾。她背对着我在洗茶具和朝杯子里倒茶水，我只是发现她的腰肢苗条，光着脚，而她的赤裸的脚后跟恰好被她的长衬裤所遮掩。

主人请我喝茶。坐在桌子旁，眼睛看着给我递过茶杯来的姑娘的脸蛋，我突然感觉到，好像有一阵风吹过我的心灵，吹走了一天的郁闷和灰尘。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张无比美丽迷人的脸孔。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美女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就像一眼看到闪电一样。

我可以起誓：玛莎，或是像她父亲称呼的，玛什雅，是个真正的美女，但我无法证明我的判断。常有这样的情形，云团杂乱地堆积在天边，太阳藏在云彩的后边，照射着它们，天空变得五光十色：深红色的，橙黄色的，金黄色的，浅紫色的，玫瑰色的；云彩呢，这朵像个修士，那朵像条鱼，第三朵像个裹着缠头的土耳其人。霞光布满了三分之一的天空，照耀着教堂的十字架和地主家的窗户，倒映在河流和水塘里，在树梢上颤抖。在这霞光的衬托下，在远处，有一队野鸭飞过，去寻觅栖息的处所……而赶着牛群的牧童，坐着马车走过大坝的土地丈量员，以及正在悠闲散步的老爷们都凝望着这落日的景色，都觉得这很美，但到底美在哪里，谁也不知道，谁也说不出来。

不是我一个人觉得这位亚美尼亚姑娘美丽。我的爷爷，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头，平时性格倔强，对女人和大自然的美景都漠然

置之，但这回也目不转睛地、温情地瞅着玛莎问：“阿维特·纳扎雷奇，这是您的女儿？”

“女儿，是女儿……”主人答道。

“好漂亮的小姐。”爷爷赞美道。画家可能要用古典的和严谨的形容词来说明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的美。这真是这样的美，你静静地欣赏着它，你会确信你看到了最端正的相貌：那头发，那眼睛，那鼻子，那颈项，那胸脯和青春肉体的全部动态，都融合在一个完整而和谐的调子里，造化在创造的过程中连一个最小的细节也没有出错。不知为什么你也以为，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长有玛莎那样直直的、稍稍隆起的鼻子，那样又大又黑的眼睛，那样长长的睫毛，那样迷茫的眼神，她的黑色的鬈发和眉毛与她的额头与面颊的柔嫩的白色完全匹配，就像绿色的芦苇与郊区的小溪相匹配一样。玛莎的白色的颈项和年轻的乳房还没有充分发育，但你以为，需要具有巨大的创作才赋，才能把它们塑造出来。你看着她，慢慢地产生了一种愿望，想对玛莎说一些非常愉快的、真诚的、美丽的、像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。

起初我有点懊丧和害臊，因为玛莎总是眼睛看着地面，对我毫不在意。我觉得好像有一种特殊的、幸福而骄傲的空气把她与我相阻隔，嫉妒地把她遮盖住，不让我看见。

“这是因为我浑身是土，脸也晒黑了，还因为我还是个小女孩。”我这样想。



但后来我逐渐忘记了自己，全身心地沉醉在美的感受中了。我已经忘记了草原的寂寥，忘记了尘土飞扬，不再听到苍蝇的嗡嗡声，体会不到茶水的滋味，而只是感觉到，隔着一张桌子站着一个美女。

我对于美的感受有点奇怪。玛莎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，不是亢奋，不是愉快的享受，而是一种尽管甜美却是沉重的忧伤。这种忧伤是蒙蒙的，像是梦幻。不知什么缘故，我开始为自己，为爷爷，为那个亚美尼亚人，和为那个亚美尼亚姑娘本人感到惋惜，好像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一种对于生活很重要很需要的东西，而且我们再也找不到它。爷爷也惆怅起来。他不再谈论牧场和燕麦，而是默默地坐着，沉思地瞅着玛莎。

喝过茶水，爷爷躺下睡觉，而我走出屋去，坐到了门廊上。这所房子像巴赫契沙拉村的所有房子一样，都是让太阳干晒着，没有树木，没有遮阳的棚子，没有阴凉的地方。亚美尼亚人的大院子长满了滨藜和锦葵，尽管酷热，却也生趣盎然。这个大院子里横贯着一道一道的矮篱笆墙，在其中一道篱笆墙的后边，正好有人在打谷子。在打谷场的中央，立着一根柱子，围绕着柱子，有十二匹马排成一列，形成一个长长的半径在奔跑。旁边有个乌克兰人在走动，他穿着一件长坎肩和一条肥裤子，挥舞着鞭子，大声叫喊着，像是要刺激这些马儿，显示自己的威风：

“啊——啊，该死的！啊——啊……讨厌鬼！害怕了吧？”